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十五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四

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

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卯朔

壬午詔曰朕承道君

皇帝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

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

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

黏罕深入南陷隆德

案黏罕陷隆德在二月十九日乙卯

未至三鎮先敗

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

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梈李鄴鄭望之

悉行罷黜

案靖康要錄元年正月十七日聖旨李梈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北

盟會編二月五日辛未

李鄴鄭望之落職不許宮祠

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

往援三鎮

案詔种師道等在二月二十五日

朕惟祖宗

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不忍陷三鎮

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

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三月戊辰吳敏言棄民於夷狄以存宗社恐無可存之

理遂定計不棄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徐處仁入

見首論禦戎者不一而足祖朝廷甘言重幣修好可也

何至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

人矧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為陛下之天下始封夷狄詐

而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

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爾自是稍議

禦戎而堅守三鎮則此意蓋出於徐吳二人也

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于田

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藉藉勔為民蠹賊為國

召怨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錢燕山免夫錢悉為花石

什物之費前後蠹耗不可勝極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

空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

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為小朝廷於是令

行私廷權移匹庶廢置予奪在牙類問夫人主之所以
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
勳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
田宅以爲己有器用之財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
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大惡如此天地之
恨士大夫猶以憤懣而切齒也勛之懲不軌而昭典
所不容而猶以然里第曾無少指何以懲不軌而昭典
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藉沒其貲產凡勛所引用悉行
廢黜以慰天勛以市井之人而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
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爲橫行媵妾有封
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案靖康要錄此乃別一篇也與前篇同日奏上此僅節錄數語
而要錄載其全文云臣嘗論朱勛放歸田里罰不當罪
未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勛市井之人也始以
高貲交結權貴進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蠹
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
於士庶之物未嘗分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之一空
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
以徵恩寵故勛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
宣觀察者數人不迨廝役猶爲橫行媵妾有封號汗
辱名器中外不平勛與其子則監司以賢各立門戶招權
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賢各立門戶招權

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眾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
奪易若反掌遂使道義之流恥邀纓絨以勸所引廢布
列名內外也勸之田產跨連州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
第何人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蛇守令為用莫敢誰
頃嘗引趙霖痛入骨髓是為封豕長蛇薦食於民者也
之民興必不可成之役徒蓄丁夫憂及園田驅二浙安業
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年利獻勸督役
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欲公使遺勸水
引為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培克六路被害妄與水
利俸求公賞實倚勸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賴
仲閱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軸轡相御以住皆賴
勸以竊顯官小人多才窮奢極侈其居家游園第悉擬宮
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居民非以為宅所
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與建園為名遷徙居臣近嘗論專
占官舟兵級甚多費用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嘗論專
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人也人臣之
罪莫大於此是如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
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
孫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
戒

詔勸安置廣南籍沒財產

八月案李璠末卷臣綱要四年
二月丁巳貢朱勸居衡州三月甲午詔籍朱勸家資
安置廣南卽此事也是月勸者璠弟朱勸者璠弟朱勸者

諸人與舜陟同日有余應求其奏牘並見靖康要錄今
亦附載於此是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倚
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半江府并二浙諸州縣
自通判以養亡命逃往盡出勔門氣燄薰灼無所不至又聞
勔家收養亡命者不下數百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
列廷下腰金者不數百人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羅
惡其僭平昔莫敢誰何始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
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
而朱勔之汝賢汝功汝姪汝子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州尚能與友
隻船載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州尚能與友
壻胡絳親家劉壽金前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州尚能與友
慮數千緡親家劉壽金前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州尚能與友
之下至臣僚庶民之家悉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
之人輒爾倖免欲望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
之取便路指揮差往者並一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
院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
指揮而來歷本由勔父子者即行體量倘有不作過且留
在任若有作過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典憲至於
招納亡命亦許有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
家資並乞直取以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
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
擾害民官並令本路漕臣程昌弼顧彥臣體究取索
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中尚書省仍用拘束朱勔家財
花石綱人兵益揀填充廂禁軍仍用拘束朱勔家財

次支與招軍物直取朱勛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
椿管申取朝廷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
下自膺受大位未就戮夷士論猶鬱勛肆奸惡踰二十
舞獨朱勛父子未就戮夷士論猶鬱勛肆奸惡踰二十
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之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
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廝役嫺親悉
補官爵權傾中外汨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數近臣嘗
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賊擢髮莫數近臣嘗
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以上稽察而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
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上稽察而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
望子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
父令其姪汝翌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嘗爲監司
守令能刻剝生民助其凶醜除徐汝一應付嘗爲監司
死亡外令前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縣宋晦前知府應
胡遂前兩司錄周杞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黃
陸宗許操司俞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黃
呂衡淮南運司俞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黃
未出職並乞鈎赴所司一就勾勘根自來應付過錢
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百姓正典田園係強奪侵占者
據契撥還勛父行罪惡滔天非正典田園係強奪侵占者
以舒東南士民怨瀆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狀取旨黜
責施行二十日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各具罪狀取旨黜
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繼誅逐而天下當於人心未
陛下臨蒞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當於人心未

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再臣請陳之近年
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懷法敗國奢
侈過制賦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
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構造邊隙棄盟啟戎招寇胎禍私
取官物擅蓄禁民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
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割
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罪大
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濟其奸盜文
名以售其偽專為詔媚以道主意競作淫靡以蕩上心
者蔡攸梁師成實為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
職之八人今黼稹彥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勔尚從
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
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伏望睿
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勔放東市以慰宗社
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讜論輔
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為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
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羣臣皆樂附之陛
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

下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為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

前去侍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載是月甲午陳公輔言蔡京父子懷

奸誤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
安置同此一而編日互異李璫十朝綱要宋史本紀
並繫此於丙申較乙未更後一日是月朝綱要宋史本紀
胡舜陟諸人其奏牘及責授蔡京御史制文並見靖康要錄
今亦附載於此是月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
燕以來為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其成
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
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
便離行宮此為攸計則善為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
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馬至都巧謀奸計則未善也攸依
所謂為攸計善也彼得罪於天下萬人皆欲魚肉之使
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人有欲變上皇
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為上皇計則
未善者此也攸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
皇側而思為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
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開自為矛盾之議此尤非
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
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為之備

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
憐於上皇而滿居指揮有狀及封章所言之徒無益適足致
備列前倬然知公義不容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
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
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威令屈於臣不亦善乎奉
廷旨不以私恩廢法而朝廷謫居之威令屈於臣不亦善乎奉
聖旨見蔡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三十日臣僚上言臣等
伏見蔡攸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紀綱使朝廷
失信於僚論列非一其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紀綱使朝廷
前尚遲同僚論列非一其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紀綱使朝廷
子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衛
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衛
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
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責蔡京不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無先於悔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
於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
敢以疏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
京以疏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
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掠之氣自初登用首務
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之儲以
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可樂生
志士隱憂而至於死當上皇之戒悟畏天鑒之昭垂
屢明眾惡而斥疏卒以莫識穿窬之恥逮交通官禁躡
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為莫識穿窬之恥逮交通官禁躡

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治不勝於擢髮彈章疊上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茲稂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休於恩肯無忌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處仁又擢恪人皆賀獨給事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南仲乖謬有不可述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旣至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不能裁減其如軍期緊如星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朝綱要三月已巳太宰張邦昌罷爲故也案李璣十朝綱要三月已巳太宰張邦昌爲太宰而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中書侍郎徐處仁爲太宰處仁不書唐恪靖康要錄三月三日有罷張邦昌授事畧北盟會編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均於己巳兼書唐恪爲中書侍郎惟王宗沐續通鑑並繫於戊辰較他書前一日疑宗沐似有誤要錄會編並

載三月三日罷張邦昌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
風崇舊優賢實重公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
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
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
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
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
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祕殿庶便於諮詢陪賦爰田
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
歸毋憚簡書之急使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
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授徐處仁太宰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
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益圖任於老成
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畧材
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畧材
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猶黃髮之詢實慰蒼生
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
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十六
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以
崇兼列東臺之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
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
人之爲無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
下侍郎兼神霄官使又案靖康遺錄而理舒王句下
有不管燕山却管人免解不管河東京卻管陳東不管二
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京卻管陳東不管二

太子卻管立太子云云考林泉野記云虜使來議和
處仁請付神師道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
差注親戚數人處仁
抹去之由是不和

又五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四月始至京師案李
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丙午金人退師即下詔奉迎
上皇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喚奉表道君皇
帝行宮改癸酉命門下侍郎趙野爲道君行宮奉迎使
丙子院李綱迎候道君德宮以居太上皇后癸未遣知
樞密院李綱迎候道君德宮以居太上皇后癸未遣知
旂畢沅續通鑑亦並書癸卯日事畧誤也李綱迎上皇
是月丁卯朔不得有癸卯日事畧誤也李綱迎上皇
事其自撰靖康傳信錄敘述最詳今節錄其文於此
傳信錄云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
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
官吏以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
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蔡攸童貫朱勔高俅
及開封使臣數十人山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
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
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
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
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
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處之上感悟曰柰何

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
人者早回等亦相繼而去又云奉道月二為然山乃職不
果行童貫等進呈車馬出郊迎宮門若止依常法先遣
奏事延和殿左右進內侍出勝以行爲不依常法遣
人欲盡屏道君車馬進見網以爲疑却有所不可防者
必如索然以後或以疑者欲過也古人之防恐疑有不可
南仲曰雖不免於疑然貴於不有解如所謂竊有疑則
易曰古斷天不紛疑倘疑情不天與下之理誠與疑者則
爲患不以細誠則明紛疑愈誠自疑與誠與疑者則
與暗而不已誠則明紛疑愈誠自疑與誠與疑者則
有堯舜之疑則暗明紛疑愈誠自疑與誠與疑者則
人暗而勝言者耿南仲當以疑與誠與疑者則
甚陳公退再召對班中諫職輔南仲起奏曰而道推之
士民代闕者豈可處諫職輔南仲起奏曰而道推之
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適與南仲送御史臺根治綱遇左
國事非有私綱意而臣南仲適與南仲送御史臺根治綱
處樞輔下有私綱意而臣南仲適與南仲送御史臺根治綱
侯賊馬出疆道達之臣與未敢復有言辯故有延根治綱
也今南仲之疆道達之臣與未敢復有言辯故有延根治綱

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
朕所洞知卿不入須臾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
聖院不差御藥宣押迎造朝及押赴察院治事請康要錄
不允有趙野等奉迎道諸文並附錄之宋康元陳三公
是月奏乞更擇重臣迎候特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輔奏乞更擇重臣迎候特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月謀官門下侍郎趙野迎候道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參謀官門下侍郎趙野迎候道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使蔡攸充副使皇趙野迎候道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月律望雲飛而使皇趙野迎候道除直閣差充宣諭使司
在後候惟道君而結想侯日御以言旋春一遠宸宮奉更
區中治以超於振太古心帝諸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洽和
衛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妙久於霄順動
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願邦基之甯謐夙馳使介爰達
誠忱伏望回鑒晨昏得四行泝龍升而利涉致天下
養申微願於晨昏得四行泝龍升而利涉致天下
行闕臣無任云謹遣海之驪慰羣心於黎庶瞻望
使景王臣紀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昌安德軍
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威之侍郎表奉迎以間
五日常道君太皇太后諭然有恭謝難卽燕安御舟東
丕承天命善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卽燕安御舟東
重煩有司衛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也及
吏馳備胡騎犯闕行宮遷在淮泗而都兵以自衛
隔絕深自惟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新兵以自衛至

於止糧綱載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耳緣此三事
奸人乘間造言緣飾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
名敕州縣而實及子躬與言及此不覺流涕言委曲
聖遣宋喚賁書至行宮遂得通父之情話惟宗廟
坦然明白賁是兩宮釋然胸中無芥蒂重歡然
再安雖賴大由是兩宮之助至若使子芥蒂重歡然
畧有無纖毫憂疑者喚而宣王有成也傳言求忠臣
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也傳言求忠臣
之以效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陳公輔奏恭
以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
下之言幸也然或父以謂上皇左右有懷之臣惟太
語帝臨御日久去冬夷狄侵擾因臣竊慮萬機之繁
內禪而陸下天性孝感泣退避慈厭論數四方請大
寶此類唐肅宗變而答天戒太子論數四方請大
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而宗復有疑矣若乃靈武是
子懽進退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靈武是
諸事合天大議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
爲念使奸臣離間不端而奉上慈旨豈有私意也
耶雖使人無奸臣離間不端而奉上慈旨豈有私意也
餘年使人無奸臣離間不端而奉上慈旨豈有私意也
於陛下親邪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親於
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親於